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第一

統論

東漢之興以民心以士大夫之謀

高祖文帝寬仁得民心元成無虐政民心固

高祖所用皆功名之士節義之士少故西漢之末正
不勝邪忠不勝佞

士大夫視民心為去就國家以士大夫為存亡

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名曰宗室無不響應

王郎假號 隗囂公孫述其初皆託漢名均是宗
室光武獨成功帝王自有真



光武大度同高祖

吏事刻深民心不如西都之故
安順以降權歸戚宦流毒及民

夢想賢士側席幽人崇儒隆禮皆矯高帝之失故東
漢自和帝以降主威不伸日亂一日尚賴節義扶持

光武鑒新室攬權不任功臣宗室

抑外戚不得與政 亦不與宦官權

繼世皆如明帝僅能守 自章帝已不能制外戚

和帝以降權移戚宦

大抵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只
合委任大臣使百官各司各得其職宗室外戚宦

官各委
其分

西都呂霍上官王氏皆是權戚不是大臣

平勃霍光皆是大臣不是戚宦

光武以新室抑外戚則可以此奪大臣之權則不可

全不任大臣 又不倚宗室

託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闈捨宦官外戚孰得親近

古人論西漢士有器識能立功名東
漢士有學術能立節義此亦未然

西漢之士大有不如東漢之人何不論事權輕重

西漢權在大臣故有功東漢大臣權輕故有禍

東漢人物如袁安楊震李固黃瓊之屬皆困於無權

郭泰徐穉知其不可為

東漢到黃巾起民心已盡去

黨錮之禍士心已去八九故曹操孫權得以收之民

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

足孔明之徒豪傑之士尚有存漢之心

東漢之興以民心士心皆歸

亂而持久以民心去而士心存

亡而不得以民心士心皆去

西漢人物大抵寬厚高文之化過於容茲

西漢廉恥少故蜀莊可珍緣嫚而侮人賈誼致廉耻者

東漢人物大抵清峻光武明章之烈過於疾惡已甚

東漢度量少故黃憲似道緣總攬意鍾離意宋均救度量者

西漢初夷狄強 東漢初夷狄弱

西漢末夷狄弱 東漢末夷狄強

夷狄強弱自有時只在中國內治如何

中國治夷狄雖強無深害

夷狄弱則有成功 高惠文景無深害

武宣有成功 竇憲尚能空朔庭

中國不治夷狄雖弱不為福

夷狄強則為深害 元成朝匈奴不救漢弱

東漢羗戎之寇

光武謝質規模與文帝同

後世不治無以夷狄

西漢富庶出於寬仁恭儉

光武明帝恭儉幾文景寬仁未至故富庶亦不久

西漢風俗出於文帝德化未到處緣經制不定

東漢風俗不及文帝時為德化淺士風盛故學校聘召

黨錮雖過尚勝鄉原亦緣士不得權所激

西漢吏治文帝時大抵循吏東漢無比

建武永平吏治大抵與宣帝相似而久仕不及

西漢人材最盛於武宣時權任人主人材成功

東漢人才最盛於安順時權在戚宦人才立名

若以人材較之東漢賢以功名較之不及遠甚

遭時不同袁安李固尚無所成仲舒王吉未為不遇

西漢制度承秦雖儉以奢兩都賦可見

東漢事力不及西漢制度大省

西漢禮樂終不及古

東漢光武明帝為盛較諸武帝多方士之說差為近古滿於

諱亦與方士唯阿

西漢刑法襲秦大抵過嚴

崔寔欲明著法律可謂不知本之論

東漢先武明帝亦嚴終無刑措之風

章帝以後寬於權僥淫刑濫殺出於權威所謂亂世君明則寬嚴皆治君昏則寬嚴皆亂

文帝寬宣帝光武明帝嚴

元成哀帝安順桓靈同歸于亂

寬是柔克

嚴是剛克

中道是正直

一偏固不如純全然三德皆足以致治以明用之無所不可

文帝之後有景帝寬仁少衰

明帝之後有章帝苛刻少衰

以迹論之章帝優於景帝以理論之章帝知厭苛刻

而不知任大臣以權自此有下移之漸則二君視前人均為不及

高帝之後有文帝

示儉之德增光前人

循高祖之法

光武之後有明帝

謹守規模未知通變

遵奉建武制度

循法雖同優劣相遠

光武以柔道理天下

本有此心偏於矯枉

文帝以嚴致平

偏有是事當原本心

高祖豁達疎於防患然終於無患其大體得也

知人有平湯

先武沈幾急於攬權然終於失權其大體失也

文帝容人欺欺者輒得張武

宣帝核名實不用王吉武帝攬權三世而失

明帝察慧外戚以橫陰就不與東平王璧

西漢官制彙秦 武帝奢廣皆未善

東漢省郡縣約官制光武量力變時視西漢為得論其

大者漢丞相太尉分掌南北軍

武帝以後宰相失權 霍光以後大司馬權重

漢終以北軍權重亡

東漢有三公之名尚推歸將軍事權歸

東漢自章帝而後無明君書其後盡歸戚官

西漢文宣最明 國家不能常無患

權在大臣不肯立昏 文宣是

權在戚宦不肯立明 哀平順桓是

梁冀鴆質立桓正與擁昭立宣相及

西漢歷正律不正

太初歷正 李延年協律皆鄭聲

東漢律正歷不正

太雅樂 四分憑識

漢儒例言災異

以災異殺身兩漢皆有之緣不明天人分際

漢儒夫抵專門惟鄭康最通集諸家所長然識緯亂經
甚於西漢專門之害

西漢文章近古

東漢不及

惟班固可及先漢文

崔蔡而下衰矣

宣帝有中興之治

班固稱德
近於過許

不獨時異天資學術皆偏

光武功德優於宣帝

治效不相遠

緣知民情同此
無逸三宗之論

明章德偏治效幾及文帝

為光武明章相繼美成在久

高祖惠帝皆日淺

呂氏幾亂

西漢自武帝後好開邊將帥秦使多邊功

東漢亂久牧守將帥多平盜功

西漢交友多相負

劉項張陳之餘風

東漢交友多相死

光武嚴光之遺俗

高祖用秦兵與項爭故根本關中滎陽成臯最苦戰故
宜都雍

光武用燕兵與王郎爭故根本河內關隴巴蜀最後服

故宜都雒二祖知天下形勢故享國久長

高祖多用豪傑

天下已定有功臣之禍 難與同安樂

光武動如節度

君臣已定有群盜之擾 小人不得逞則為亂
非功臣不侯終西漢世開國承家多小人
退功臣進文吏終東漢世天下不泰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第一終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第二

論光武地位資質

謹厚

以柔

沈幾先物

深畧緯文

明明廟謨

糾糾雄斷

恢廓大度

好吏事

動如節度

以上數句說得光武地位資質出

創業中興事體不同高光資質各得故皆成功業高祖

若不豁達無可不可無以收豪傑允一階尺土一人

之柄者當如高祖

將鄰食其事可見不
事家人生產作業

光武若不謹厚動如節度無以復舊業允復祖宗之業

當如光武

雖不階尺土一人實有民心可因將復見漢官威儀事可見

好稼穡此是不同處到大度處却皆不可無是人主第一事馬援說不如以感隗囂謂過之威光武

謹厚

審黃百存包桑

量時度力

務用安靜

皆謹厚故

以柔

上三項亦緣柔故

高祖平城之圍太宗遼水之悔柔者不為

乾見群龍無首吉君體剛而用柔

光武資柔本心柔却用剛濟之

未得君德之正故却有過處

高祖太宗剛健過光武濟之者未至故未得君德之全

沉幾先物

伯升死言笑自若

指授方畧

後宮不得封侯與政

賤官官

全功臣

側席幽人

愛好經術

深畧緯文

勅馮異入關

卑辭厚幣禮匈奴之使閉玉關謝西域之質

以文為經以武為緯世謂光武深畧緯之以文者倒

置本意

光武本是儒生遭此時以深畧緯之本意在文故厭武事可見本

主在武而緯之以文者高祖太宗是也

先武本好文故拒臧宮請伐匈奴與公卿講經理夜分

乃寐

太宗本好武故英衛善將房杜濟以文不能免高麗之

伐

明明廟謨

指授方畧皆是

吞竇融書

知馬援說客

納馮異說撫河北

不決水灌赤眉此最是

糾糾雄斷

見大敵勇

昆陽為諸將決策

待王郎劉盆子以不死

抑臧宮之說 此最是斷處閉關謝質亦是

夫抵狐疑兩節即不為斷

恢廓大度

行銅馬營

早辭匈奴

見馬援

吞竇融書

置二子度外

高祖天資故謂之豁達

光武力學故謂之恢廓

若以性學論之則光武不及高祖

見小敵怯大敵勇諸將疑之非也

謹厚故怯小大度故勇入此能勇能

怯乃大勇也謹厚之人思慮深

大度者一於勇高祖鴻門躡足皆待人諫賴得明達

太宗自遼東還謂魏證魏在吾無此行

劉備數敗遣遣隗報吳亦少謹厚

光武失景在不任大臣此沉幾先物之過史謂明謹正體總攬推綱量時度力舉無過

事不知過正在總攬

高祖知人明達故料事不如光武困平

光武料事審謹故知人不如高祖夫

欲景蔽明高祖不學欲易太子辯不害國猶使戚姬趙王死

光武學亦廢東海王皆不勝欲故

明帝全東海則有天幸因楚獄事見

識緯之偽易知只緣光武以符命起故信亦是欲蔽

明也

論光武治效

光武治效過於高祖者在位久故亦緣光武息兵早種

止戈之武

高祖只知以馬上得天下雖悟已晚治效未究

光武厭兵故末年治效愈進

唐太宗近於好兵故末年漸不克終

武帝好兵虛耗緣守成與文帝務息兵

宣帝明帝值四夷弱

元宗憲宗末年皆以兵取禍

以此知兵係治亂最急

論光武難易

因民心較創業之君易

不階尺土一人之柄此高周孝宣中興難

光武事與少康同光武速而少康緩者封建難拔郡縣

易傾以此較之少康最難

論光武規模

仕宦當作執金吾人謂光武志小不然姑以常要妻意

何用知非漢非越乃志

光武中興專思先漢所以失故事事革弊規模大率如此

鑒叛者九起不大封功臣亦緣無韓彭黥布之功

鑒恭顯賤宦官

鑒七國誅諸王賓客

鑒呂霍上官王氏外戚不封侯預政

鑒新室禍事歸臺閣

鑒嫚罵側席幽人

鑒虛耗謝西域質

鑒平城禮匈奴使

鑒不用儒愛儒術

鑒宮室後儉約

鑒奢廣納官職併州縣

鑒優游吏事刻深

光武規模大率如此其間事歸臺閣誅諸王賓客故
大臣宗室不得權如元醫師吏事刻深元氣不及高
文後人盡能遵守如明帝則可亦難以遭變故所以
孝和以降權歸戚官不復治安亡而不復
伏湛侯霸即是後漢宰相規模

論光武治道粹駁

光武學

高祖 備身勝

光武雖學未得先王之學故處夫婦父子之際尚溺私

愛

與高祖 不相遠

王道在脩己任賢

光武不任大臣是所闕

王道在仁義

光武仁恩 凌於文帝

不誅彭寵奴

亦必

論光武措置

全得

不聽決水灌赤眉

勅馮異

撫河北

行銅馬營

待王郎劉盆子以不死

用寇恂守河內

都洛陽

聽邳彤

用吳漢發州兵

數事皆係興亡

禮向奴謝西域

好儒術招隱逸

建三雍

抑祥瑞

外戚不與政

講論經理

賤宦官

此數事皆前漢高文武宣所不能兼

以漢官儀得三輔心

以除苛法得河北心

以行營里得盜賊心

以拜卓茂得吏心

以禮嚴光得士心

退功臣

光武功臣如寇鄧耿賈之徒多賢不

當例退

嚴待藩國

雖目前無患後世失助

有得失

召彭寵

不察朱泚失功臣公

觀納風謠

下情歸通毀譽亦亂

封禪

與抑祥瑞意相反無信識

全失

吏事責三公

事歸臺閣

吏數易

封彭寵奴不義侯

既曰不義何侯

之有信識

易后廢儲

趣鄧禹與赤眉戰

信識

以誅賓客宗室不得盡心

以吏事責三公大臣不得盡心

以謠言轉易守令不得盡心

論光武任用

用人大率倣高祖而鑒其弊

高祖豁達侮慢得豪傑不得節義之士

光武恢廓謹厚兼得豪傑節義之士

但不任大臣故嚴光不屈

鄧禹腹心

畧比張良大率比人物賢知不及良

寇恂守溫

畧比蕭何只一事比

馮異

河北之謀畧係光武興亡

耿弇平齊

畧比韓信只一事比

光武棄馮衍

不如高祖赦季布衍怨况不如布深

大抵光武功臣知廉恥比高祖功臣不同

高蓋功臣之才不全其身

光全功臣之身不盡其才

以光武得三傑未必能盡其用

以二十八將轉高祖秦項未易取

創業乃逐鹿之時功臣多在跡弛之士駕馭難

中興乃恢復之舉功名多在忠義之士駕馭易

舉卓茂為太傅

一則示德化一則勉循吏

甚好卓茂正以久任見效數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自相戾

召隱逸

二百年節義所出只不得嚴光用亦近乎養一指而失有背

事意本末

看昆陽天人贊助合知光武受命官儀

水合事皆在後

看渡河牛酒合知河北為光武根本

看事歸臺閣合知東漢大臣必困於權倖

看封卓茂合知東漢縣令必著名

看召嚴光合知東漢朋友之義必重

看隗囂從更始合知必不能從光武元不

看側席幽人合知東漢必多名節

看謠言易守長合知循吏不及西漢

看按行銅馬營合知光武意不在多殺

不聽決水灌赤眉勅馮異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

看光武曾受經合知必崇儒學講藝論道

建三雍講論經理幸太學

看光武陰麗華語合知郭后必廢未見好德如好色

看誅韓歆合知東漢直臣不容

看伯昇好結俠客合知功業不成

諫立更始必爭劉稷又不去皆思慮淺

看以識定郊祀合知東漢必不能制禮

情理血脉

嚴光不屈光武其心畧見於荅侯霸書

即以規光武光武亦喻其意然規模如此不能用

光武但知總攬權綱不知大臣無權宦官必竊其權

光武但知功臣當保全不知中興功臣與創業異可

惜用不盡才

光武昆陽人服其武入關人服其度渡河人服其德

竟以河北為根本渡河德人心不知有更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更始赤眉盜賊規模劉永之屬劉禱規模惟光武興

復規模故卒一天下

蕭曹丙吉皆大吏魏相雖學亦以吏事合宣帝中興

台相多儒者惜其無權愆夢吹壘因壹廢食光武不任大臣頗類此

光武常以大軍隨諸將後一為人才有限二為總攬權綱

光武有疑大臣心專欲求忠謹故失之龐萌

光武深於防患故議論簡書多探人情吞實融書是

光武都洛以西方後平三輔最殘毀

漢有西羌患都緣都洛陽應接遠

東漢羌患自趙充國始至馬援入納塞內光武休患獨不及此為前漢未有降虜之患

事情異同

光武按行銅馬營欲銅馬用故感以誠又以少降眾皆是故

使赤眉歸營勒兵欲赤眉平故服以威又以眾勝寡皆服

范升毀周黨意防山林之偏各有

嚴光箴侯霸意誠吏深意

漁陽上谷俱助光武漢陽謀出吳漢上谷謀出耿弇彭寵終叛彭寵矜功自見與

人之異

竇融隗囂俱附光武隗囂終變竇融本心

漢伐隗囂謀六馬援隗囂不識真

韓信耿弇平齊光武謂弇難一時發明功業之辭龍且二十萬衆豈非敵

田氏於齊非張步比

高祖已斬項羽方即位

光武方平王郎已即位 創業中興之異

以誅殺義帝為名自立則事逆劉氏未有真主失機則人散

隗囂違方望歸更始不擇主皆非故

後王元 叛光武 不識真皆欺

高祖根本關中高祖與項羽敵地勢

光武根本河內光武與更始異

高祖入關約三章秦民大喜人心

光武渡河除苛法午酒迎勞同

高祖賞例優救豪傑 光武賞例薄攬權綱

韓信耻與噲等伍故反 事異

彭寵望王不得故反 情同

文帝拒陳武請伐南越愛民仁

光武拒臧宮請伐匈奴度智力

及其知之一也 及其成功一也

創業已盡善中興止於復古少康復 宣王 禹之績 復古

創業未盡善中興可以增光光武鑒前失有增光處

高祖待黠布始媢終厚故服此駕馭

光武待彭寵始厚終薄故怨

古人深意

披圖之問非怯欲然鄧禹言以曉未悟

西歸之謀非悟欲然邳彤議以一衆論

非不知水可灌赤本心不嗜殺人

用寇恂守河内意防洛陽北防他兵

嚴光足加帝腹知武欲示尊禮名節之故投禮

侯霸知光武任大故

宋弘不易妻諷意深

伏湛鄉飲

侯霸奏下寬大書

湛知光武意嚮
霸濟帝所不足

谷寶融上書雖知融志
為他人設

史法褒貶

光武紀及功臣傳范曄班舊故所載亦有微婉體書

法亦祖班書道未能方古亦止戈之
武兩語抑揚最深

議論當否

紀末并贊論光武皆是惟說舉母過事未然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二終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三

帝紀

明帝地位資質

明帝資質本聰明策妖賊 言吏人欲以懇田相方

緣聰明過察而不委任必竟有察慧苛切之病

肅宗天資寬厚

先武明帝皆以嚴致治家法如此

知嚴苛切亦是明

但過於寬外戚漸橫

人君在昏明

昏而苛切不止如明帝之察慧如德宗而寬厚不止如章帝之長者如元帝

論明章治效

先武明章相繼

禮樂教化盛於西漢富庶刑措之數不及孝文

若使光武明帝崇尚寬大其效不上如東漢
以明帝較文景寬厚恭儉之化不及文物過之明帝時
只此得孝宣 肅宗時民稍厚而國勢寢弱

論明章難易

明帝親接建武之統此文帝呂氏之後為易

章帝時與景帝時同

大抵因前人之法易明帝遵奉建武制度不失與建武同

救前人之弊難章帝厭明帝苛切國勢漸弱

論明章規模

明帝規模只在繼光武不能繼光武之美故止於遵制度

章帝規模只在補明帝之闕無及前代帝王之志故止於從

厚寬

明帝謂建武已盡善不知未盡范曄以三雍為增光未

耳之

章帝謂明帝失在苛切不知不任大臣夫最甚鍾離意

屢譏苛切謂昇平難以急化

第五倫再言馬寶二人皆切中時病二君不能盡從拘於規模

論明章粹駁

王道又用德公有剛柔乃成王直

明柔之過害正直 剛柔之中歸正直

明帝施剛於變友之世昇平之世難以急化
章帝弛柔於弗友之人實憲皆害正直未純王道
經學

明章不可謂不學但未免於章句俗儒之學

明帝學書若知臯陶之歌必能任大臣不親細務

章帝學書若知箕子之疇必不使外戚竊弄威福

正坐自講稱制臨決只是經生博士事帝王何必稱

論明章措置

明章為海王時開國挺妖賊知吏續書說壑田其明智足以切事情

不許館陶公主郎而賜錢措置最當

刑獄苛刻而數赦

好祥瑞而懼災

詔郡國理冤而楚獄江濫憫麗刑之酷不如寧於獄之初戒遇災之後不知

慮於瑞應之際

肅宗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

令其寬厚足以本人情

順時令 除禁錮 糾擅殺 振貧弱

皆是善政但不係強國之遠圖

二君皆不知光武之失在不任大臣一寬猛治效不

同其措置皆無大計

論明章任用

明帝詰辱三公提拽郎吏賢者自不肯為用
章帝雖禮鄭均召高鳳然不還宰相之權外戚漸已用
事

事意本末

三雍述光武事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遵建武制度
肅宗厭苛切可也不當併與外戚容其橫

光武講論經理

明帝正坐自講

章帝稱制臨決是二律

侯霸明時令

明帝章帝皆務順時令

除慘獄緣楚獄濫楚獄濫從光武

誅諸王
賓客來

好祥瑞自武帝來

宣帝亦好

明帝以宣帝不至如光武光
武抑祥瑞是已示好圖識何

論竇憲擅權當知自肅宗寬又須知緣光武不任大臣

幼冲權必有所歸勢必歸戚宦

明帝法令分明以至苛切

自善經理來
揚子學律令說是病源

情理血脉

光武但知漢業衰於優游不知漢不
以寬己

但知漢為王莽所篡不知王莽
初非大臣

明帝但知遵光武

肅宗但知明帝苛切之病不知剛克
有所當施

其說與誤
幸疑時誤

明帝為四姓小侯立學雖為外戚計不知意何宗

漢文武巡幸最少德化之君不尚省察後世其古異不幸巡幸

君巡幸不知文帝除誹謗言路自通

武帝欲鎮壓四方宣帝欲察名實

光武明帝欲納風謠省風俗

光武明章名為檢制外戚外戚未嘗不橫陰馬竇相繼皆橫

大抵宗室特親外戚特恩雖檢制尚不能禁

惟大臣無所恃人主尊任則安不尊任則危

情事異同

光武明章皆講經光武示意嚮明章為諸儒專門

景帝用晁錯改高文法令

章帝嚴明帝苛切事從寬厚

景帝過薄章帝過橫七烈之變外戚之橫害事則同

明章同學尚書於桓榮父子寬猛不同天資異

明帝性明章帝性寬

鍾離意第五倫苛切同

意於明帝為正救倫於章帝為將順

古人深意

漢人多論時令不為順陰陽自中興以後苛刻刑殺多究以時令以死期真家

救

意在緩死不暇恤留獄

第五倫論竇憲通賓客

不為任全外戚計慮外戚權重

小人有黨則難制以賓客助之則權重

西漢奢廣不加貧東漢儉約不加富

東漢大臣無權利不出一已

及馬后紀可見

章帝舉孝廉寬博者詔褒劉方皆懲吏事刻深

史氏褒貶

范曄論明主景明白

意明優於意

明仁恩少而權重章權勢重而仁恩多論非也均未得

和帝地位資質

本有謀斷之資

以幼冲之主密謀誅竇憲朝廷不知非謀斷其孰能

之惜光武以來不任大臣使帝不免與宦官謀事漢

業

自此衰乃詒謀不善非資質之過然亦非上智之資

治效

內則齊民歲增關土日廣外則北空朔庭西通重譯

此乃光武明章積累之業亦帝善守之故不可專

以積累論

規模

災異延問得失 符瑞抑而不宣 罷責遠國珍羞
今和帝紀並不載獨載災變賑恤之事論此規模尤
有無逸之風

和帝不可謂不學惜其短祚若享國久長漢祚必不
速衰

習治而不玩物

有武功而無異心

上知畏天下知民恤

以此論之有文帝之風武宣明章皆有慚矣但後
漢寬仁之治不及西都如措置若刑獄比文帝感
賈誼言異矣

粹駁

只是光武明章遺規其粹駁不必論

任用

用韓稜魯恭之徒為三公亦是當世名德如丁鴻等

尤賢大率東漢三公無權故相業止此

惜乎竇憲之誅在袁安薨後若袁安在預誅竇憲
則事體正可以收還三公之權

事意本末

和帝用鄭眾謀誅竇憲事非得已然宦官自此權重
肅宗命曹褒制禮至和帝時沮於酺敏亦緣誅竇憲

後時所未暇

光武閉玉關故知和帝時有都護西指之功

光武卑辭匈奴故至和帝時有空朔庭之功

大抵欲速則不達美成在久也

措置得失

和帝用宦官誅竇憲是不得已不於此時還三公之

權乃措置之失所以託孤無人復歸外戚

允和帝賑貸事皆是但不係久遠措置亦一時惠政

以苑囿假貧民

遣使開倉賑廩

勸民蓄蔬食

官陂池得采取

范曄論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

推其三詔見其意在不擾

詔覈實平民反更召聚令失農作犯者二千石先

坐

詔隄防溝渠隨宜䟽導勿因妄發以為煩擾

詔吏民踰僭在位犯者先舉小民且申明憲綱措

置大抵得於一時失於保後則得者近而失者

情理血脉

竇憲乘匈奴之衰勤功燕然本欲藉以謀篡賴和帝

早悟

袁安為三公自天子皆倚賴之竇憲雖誅和帝不任

大臣共功非大臣故安在必賴誅憲

和帝懼災緣慮竇憲之政憲未誅前頻有日食地震之變

緣懼災故不喜符瑞

情事異同

昭帝知霍光

和帝誅竇憲

各年十四二君天資畧相似昭帝明和帝斷

絳灌沮賈誼

酺敏沮曹褒

酺敏漢儒專門聚訟之習

古人深意

竇憲伐匈奴

和帝誅梁冀

中氏褒貶

范曄論贊和帝皆當

惟論偏師出塞漢北地空都護西指通譯四方尚

有疑辭兩說皆未然

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固無此理

一服叛去来自有數雖有之然不可專以數言只是光

武量時度力養得成遭植時運故用力寡而成功

多

文景非不養力武帝征伐未值其時東晉劉石符姚
宋之末非不值時而素不曾養力易曰不養則不
可動養而值時則可動矣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三終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四

帝紀

殤帝

安帝

順帝

冲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自知帝之後漢統數絕皆是諸侯王入繼又不得明君
所以愈亂然所以不得明君者正緣權不在大臣戚
宦利於立昏

殤帝

夭折無可言

安帝

幼立太后臨朝親政以遠君子近小人昏庸資

無可述

順帝 以廢放故為孫程等所立年方幼冲質非賢智

但知有嬖習而已遂致委政戚宦漢祚以傾
雖當時人才最盛無救衰弊

冲帝 夭喪

質帝 以聰察見弑皆無可言

桓帝 天資昏闇政移五侯淫刑三獄漢室之亡於此

遂法雖忠賢自爭適足成黨錮之禍

靈帝 尤昏庸 至謂宦官為父母其昏庸可知威帝之
後雖明智之君尚不能救况昏庸之極乎

獻帝 當漢終運人心天命事權皆去徒擁虛位賢否

不必論

皇后本紀

郭皇后

陰皇后

光武以愛憎廢立賴得陰后賢顯宗亦賢東海王又賢

苟有一不賢此禍不細

范曄后妃立紀蓋為臨朝六后故要之非史法紀序論委

政冢宰說極當然在後世亦難盡如古惟使權歸大

臣不使外戚主兵輔政雖母后臨朝不為國害

本朝臨朝者五后雖皆有聖德亦緣權在大臣無外

戚諸將握兵輔政之故

明德馬皇后

後漢妃后中最賢

儉德衣大練

外親不執法度者絕屬籍

廣平鉅鹿樂成車騎朴素即賜錢

戒幸苑囿

言楚獄多濫

政事多所毗補未嘗以家私干欲

撰起居削見防參醫學事藥不許封爵諸舅

數事皆正亦見識遠

顯宗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后不敢以馬氏比陰氏

亦是刑于寡妻一事

章帝竇皇后

專固後宮誣殺宋梁二貴人

和帝不以貶尊上可以為孝亦可以為公

和熹鄧皇后

論其婦德不失為賢后妃

但臨朝稱制非有聖德不可况當多事之時尤非陰柔
所濟故雖損徹膳服克念正道然威令不伸紀綱不舉
遂至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吞天意漢業自
此衰

安思閻皇后

與外家廢嫡家夷身辱母不足言者

顯烈梁皇后

若不臨朝為梁冀宦官弄權亦是賢后妃

桓思竇皇后

疑是田聖之子

以竇武誅宦官遷辱但以竇皇欲誅九貢人事觀之亦

非賢后

孝仁董皇后

孝靈帝與政納賄最為漢害

兄子重與何進爭權家夷身殞何后以此得罪天下

靈思何皇后

以兄進誅宦官不遂以遭董卓之禍

后性疆忌進亦小人事若克成亦非漢福

此外后妃皆無可紀述

此以下自明章終和帝子孫附傳者各附見

齊武王伯升

伯升資與光武別錄英雄少思慮亦未識真欲待赤眉立君

信李軼諫更始殺劉稷盜賊必不能立明

佞人不反覆

昏君不可與忠言

三事皆見識不明

伯升信李軼

光武謂龐萌可托孤

失同禍異特幸不幸耳

伯升有大畧叔本彭 正緣不知光武沉幾深畧

北海靖王興 子敬王睦 臨邑侯復

睦尤賢能隨時全 緣學故

觀睦告中大夫言知漢不得賢宗室之助

復 綯 餘 皆有文學

東漢此一泓宗室類劉

向尚得盡忠於成帝

趙孝王良

起兵時大志常人 光武降封非伐木之

成陽恭王祉

義東漢大抵恩薄

宗助祭之謀見國家不可弱宗室若宗室強外戚必不能奪

泗水王歙 中山王茂 茂弟康 皆預起兵

安成李侯賜

宗室之忠賢者舉光武 迎更始

威武孝順侯 有太守事

順陽懷侯嘉 有光武招降事

光武十五

東海王疆 謙遜保身賢於人遠矣

孫項王肅性謙儉循恭王法度 上錢繻助國費

曾孫孝王臻及弟蒸鄉侯儉並篤行

沛獻王輔

諸王賓客

多坐刑罰

絕之通賓客使如淮南不可只當擇賢士輔導

建武永平禁防大密輔導不至雖無逆節之憂亦闕維

城之助

好經書在國謹節稱賢王

楚王英

好黃老顯宗不擇人輔導方詔旨稱揚遂以交通方士

獲罪楚獄連逮無辜在春秋法難免鄭伯失教之機

濟南安王康

淫侈無節幸在肅宗世得免其身

孫孝王質篤行好經書

東平憲王蒼

在東漢最為賢王緣天資高又有學問

好經書

與定禮樂

諫校獵

地震上便宜

諫起陵邑

言為善最樂

論東海沛東平三王皆賢蒼以顯宗母弟得顯其賢

東海沛以郭后故在嫌疑地能以謙遜謹節保全

此最難也

阜陵質王延

告逆謀幸在肅宗時得保全

亦見章帝長者

廣陵思王荆

以飛書與東海王疆此事類流言其誅非道

觀顯王於楚王廣陵見其私情論罪廣陵重於楚

臨淮懷公衡

蚤死無可紀

中山簡王焉

無可稱述

有諸王

兵倫事

琅琊孝王京

性恭孝好經學資質本賢

晚節奢侈因顯宗賜以陰后金寶財物所謂祿不期侈

言而多財益其累

以諸王傳觀之見顯宗少恩肅宗長者閨門以恩掩義

待宗室恩義當如肅宗不當如顯宗

孝明帝八王二人為賢宗室

陳敬王羨博涉經書與諸儒論白虎

彭城靖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

范曄論明帝裁諸國稅入謂東京諸侯鮮以敗禍肅宗

增諸國稅已至八十萬曄論未為得

肅宗愛諸弟增租入不遣就國

雖有友愛之義不獲維城之助

孝章皇帝七王

清河孝王慶章帝廢太子非光武比

和帝與慶頗類明帝東海王

隸本賢宗室以李固欲亡遭梁冀之禍

外戚之害如此亦漢祚方衰

范曄論章帝長者子孫有漢祚未然

章帝之後國統屢絕若正統不絕孰非章帝之後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四終

